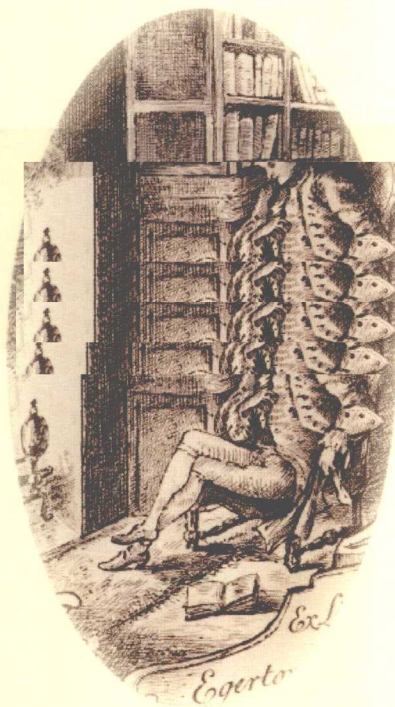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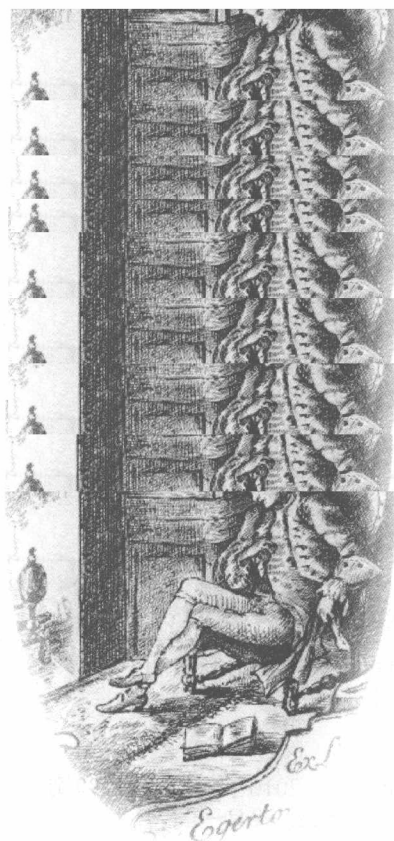
藏书记

叶灵凤 等/著
张恒/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藏书记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藏书记/叶灵凤等著;张恒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225-941-6

I. ①藏… II. ①叶…②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

②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7063号

藏书记

叶灵凤等著 张恒主编

责任编辑:李娟 姚冬霞

责任印制:杨宏宇

封面设计:杨美妮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965 1/16

印 张:13.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941-6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辑手记

龟甲兽骨书、青铜书、石头书、竹木书、缣帛书、纸本书；官藏、私藏、书院藏；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平装、精装；图片版本、藏书印……藏书与读书不同：读书，把书作为一种提升认知的手段；而藏书，是把书作为一种艺术品收存起来。

藏书是读书人的癖好，这一点说起来就远了。战国时代，“惠子多方，其书五车”。同时代的苏秦，家中藏书更多，逐一研究之后，“天下大势，如在掌中”。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在山阴居家时，曾建造了一个书房，名为“书巢”，书房中的柜子、案上，甚至枕边，无不是书。以犀利的文字著称的鲁迅先生，平生所藏书籍达16 500多件。前人藏书之好，藏书之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藏书之人往往将书看得极其珍贵，对书籍的爱护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据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每次看书之前，一定要把几案擦拭干净；为了不使手上的汗渍沾到书上，他还特地做了一个木制方板，当他一边踱步一边看书时，就将书放在板子上，用手捧着板子看。非藏书人士，无法理解藏书人这种神经质般的行为。其实，他们只是对书籍过于爱护，在他们看来，书籍受损，就如同无瑕美玉被摧残，因此，哪怕是一个手印，一个折痕或是一个勾画，都会令人心痛不已。

也许，藏书的行为是很多人所不屑的，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正是历代藏书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大量书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书籍窥探古人的生活，聆听前人的教诲。于是，藏书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了，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传承。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热衷于藏书，文人墨客、爱书之人已将藏书视为一种习惯，一种爱好，甚至是一种职业。何以他们对藏书如此痴迷？得到一本梦寐以求的书籍之后，轻轻摩挲书的封面，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随手自收藏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自己最爱的藏书，又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而他们又有哪些藏书的趣闻？通过《藏书记》，也许，你会得到想要的答案。

Contents 目录

- 001 文人的书房 文/尤金·菲尔德
- 009 我的收藏 文/吉辛
- 015 书海猎趣 文/阿尔弗雷德·纽顿
- 057 藏书的意义 文/爱德华·福斯
- 063 有名的藏书家 文/欧文·布洛温
- 069 读书随笔 文/叶灵凤
- 075 我的书斋生活 文/叶灵凤
- 077 藏书票 文/唐弢
- 079 藏书和藏书印 文/黄苗子
- 081 爱书须成癖 文/冯牧
- 086 我藏书的小楼 文/胡品清
- 089 恨书 文/宗璞
- 092 书斋·书灾 文/余光中
- 099 我的收藏 文/姜德明
- 103 书房天地大 文/赵淑侠

- 111 关于藏书 文/董桥
- 119 藏书家的心事 文/董桥
- 123 “书奴”搬家记 文/潘铭荣
- 125 藏书忧 文/余秋雨
- 133 书 文/梅筠
- 135 梦里梦外尽是书 文/尤今
- 139 书桌的沧桑 文/尤今
- 145 清理书架 文/葛兆光
- 147 隐进书橱的往事 文/何志云
- 155 书签的归宿 文/蓬丹
- 159 藏书票史话 文/周一清
- 165 家有藏书 文/南帆
- 167 借书满架 文/叶兆言
- 169 书橱·书瘾·书房 文/纯纯
- 174 整理藏书之乐 文/王三山

文人的书房

文/尤金·菲尔德

尤金·菲尔德 (Eugene Field, 1850—1895)，美国著名诗人和专栏作家，以“儿童诗人”和“个人专栏之父”广为人知，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藏书家。著有《西方诗歌》《书痴的爱情事件》等。

那种地方女人很少屈尊驾到
如你所知那儿总是乱七八糟
我们在那里独享天国的荣耀
而她们总是带来现世的烦恼
对待如你我这样的书痴丈夫
像这样仁慈的女人总是很少
了解我们的嗜好也不气不恼
说是迪布丁的鬼魂将我缠绕

女人作为人的一个分类，为什么是书籍的敌人，且尤其是书痴的死对头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解释。偶尔碰上的例外也只不过证实了这个规则。梅休因法官声称，书籍恐怖症只有一种症状，那就是嫉妒。一个人的妻子憎恨他的书，不过是因为她担心自己的丈夫爱上或者将要爱上他研究时期的伙伴。设想一下，如果梅休因的图书并不是那些对外本、四开本、八开本以及诸如此类，而是一些丰满、活泼的少女，对于法官给予她们的关注，

梅夫人的妒忌也不见得就比在目前情形下更多。有一回，梅夫人发现法官大人接连两个下午单独坐在藏书室里，将普林尼抱在自己的膝盖上，这位勇敢的女人从她丈夫的怀里一把抢下那本阴险的书卷，将它锁进了厨房的食品贮藏间里。如果法官不庄重允诺从今往后要更加审慎，并带回一件丝绸礼裙和一顶格外漂亮的无檐女帽，以进一步平息他妻子的愤怒，怕是休想让梅夫人释放那个令她不快的东西。

另一个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例充分表明了梅休因夫人对那些书籍的深恶痛绝。对于这些书籍，我聪明博学的朋友很乐意慷慨施予他过剩的柔情蜜意。多年以前，梅休因法官不得不采用五花八门的策略技巧，鬼鬼祟祟地把新书偷运进自己的书房，要不是他已经被书痴的忠诚神启所浸淫，他或许早就被他那位怀恨在心的妻子的无情暴政给制服了。

当我反躬自省，并综观这种使得爱书人向他们的妻子俯首称臣的无情迫害，我要感谢命运女神，将我抛掷到了独身者的行列之中。当然，在为数不多的严肃问题中，仍有一个我尚未得到解答，那就是：一个男人，是否可以同时对妻子和书癖保持忠诚呢？这二者都是严厉的女主人，都不会容忍一个竞争对手的存在。

奥雷尔医生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大多数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在于你没有在她们足够年轻的时候抓到她们。他引用约翰逊博士对这种影响的审慎评论：“如果从小时候开始，很多人都能被塑造成为一个苏格兰人。”奥雷尔医生断言，女人同样如此。奥雷尔夫人和医生结婚的时候还只是个女孩子，三十年历练的结果是，这位模范女性对她的优秀丈夫的爱好怀有深切的同情，甚至还有这样的感

觉：对那些从未听说过普劳特神父和克里斯多夫·诺斯并且反对她们的丈夫在床上抽烟的妻子们，她不屑一顾。

我带着怎样由衷的热情回忆起，我曾经听说这位杰出的女士嘉奖奥雷尔医生，使用的不是一笔赏金，而是一套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带有详细注释，十二卷八开本，用一种彩色猎狐绘图纸印刷。我对这位模范妻子的由衷赞佩实难用别的方式表达，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用我的双臂紧紧将她抱住，在她的前额上印下了一个热烈而恭敬的吻。

当我顺道拜访医生的住处时，从门廊里看到医生一家晚饭后围聚在他的藏书室里，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图画比映入我眼帘的这一幕更美丽了。医生本人，舒适地蜷偎在一张很大的安乐椅里，正一边吸着他的石楠根烟斗，一边欣赏着普罗佩提乌斯¹的诗赋；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为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的风趣幽默而会心微笑；更远的长靠椅上，他们的长子弗朗西斯·马奥尼·梅休因正在入迷地阅读威尔逊的《边境故事》；他的弟弟拉塞尔·罗尼尔也同样正沉浸于《没有国家的人》的悲惨故事中；女儿利蒂希娅·兰登·梅休因，则因为《伊万杰琳》中的悲剧而静静地啜泣；在那把高脚童椅上，坐着一个又圆又胖的男孩伯兰格·梅休因，正为一本插图版的古老名著《两个少年的儿童益智诗》而乐不可支。

一时间，我痴痴地站在那儿，面对这样动人心魄的场景，张口结舌，心醉神迷。“噫，尔其何幸，书痴。”

1. 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约公元前50年—公元前15），罗马哀歌诗人。

我想，“散落在这个快乐圈里，他们何其优雅。在其中，你能看到的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青春少年，甚至小孩和乳臭未干的婴儿，也在自由而欣悦地畅饮欢乐的源泉。”

奥雷尔医生的藏书室是我所知道的最为迷人的房间之一。深处其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景。奥雷尔医生花大价钱建造了一个轻型铁质框架，从这上面，悬挂着不同季节的山水和海景，巧妙地描画在帆布上，其表现力可以媲美最奇特的想象。

在冬天的寂静之中，医生常常希望看到令人愉快的风景。于是，通过在一个键盘上做一个简单的操作，一幅全景画就舒展开来，尽显眼前的是：绿草如茵的山坡，鲜花盛开的草地，啃食牧草的绵羊，短笛横吹的农夫，景观是如此自然，你几乎能听到芦笛悦耳的音符，幻想自己置身于桃源仙境。如果是在仲夏，闷热难当，生命似乎也不堪重负，立刻，另一块帆布被展开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呈现眼前，或者是一片蔚蓝的大海，或者是原始森林的一角。

所以，你能为每一种不同的心境找到一幅不同的风景。而且我毫不怀疑，这样巧妙的装置，对于促进我朋友家里的书痴们的协调和兴旺，其贡献亦正不小也。至于我自己，一旦坐拥书城，是不太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这是真的。我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藏书室内眺望到的景色是花园还是沙漠。只要把那些穿着皮革、布料或木板盛装的亲密伙伴给我，对我而言，上帝打发来的是狂风暴雨，还是日暖风和，是鲜花还是冰雹，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喧闹还是安宁，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了解并承认，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有更多的意味，并且，我谨以最大的热忱为奥雷尔医生的万能装置鼓掌喝彩。

我一直认为，德·昆西的书房大快吾心。尤其令德·昆西大动肝

火的事情，就是那些书和手稿老是碍手碍脚。他把这些玩意儿一本一摞一本，堆得满地满桌都是，直到最后，只留下一条窄小的通道，从书桌到壁炉，再从壁炉到门口。而且他的写字台——好家伙！奥萨山上再摞上一座皮立翁山¹的混乱场面想必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德·昆西却坚持认为，自己知道“每件东西的准确位置”，他只是严格要求仆人们：不要试图到他的书房里干些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故意破坏勾当。自然而然，要不了多久，等到书桌上再也没有多余的空地，而那条通向壁炉和门口的窄小通道也模糊难辨的时候，于是，德·昆西便长叹一声，锁上房门，再为自己另辟新的战场。这样一来二去，到最后，又完全像先前的房间一样，丢三落四，乱七八糟，无路可通。

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证据来看，德·昆西对书的处理实在够粗枝大叶的了。我曾在某处（我忘了是哪儿）读到过，这位仁兄把自己的食指当作裁纸刀来用，而且，对他借来的那些对开本古书，他下起毒手来也毫不心慈手软。不过，他对自己的手稿倒是格外的温柔。他习惯在口袋里揣上一把软刷子，经常小心翼翼地用这把刷子掸去手稿上的灰尘，然后再把它交给出版商。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自己的藏书也同样呵护有加，他把狐尾末梢嵌在一个银质手柄里，用它来给图书掸灰。无论如何，司各特在整理图书方面，非常讲究而且很有条理。他的书房，有不少精心挑选的小古玩，还有趣味盎然的图画和花体字收藏，对于那些爱书或者爱古玩的造访者来说，这里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天堂。司各特

1.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们妄图升天去进攻天上诸神，把皮立翁山叠于奥萨山之上，借以攀登奥林匹斯山。

对于早起的喜爱和弗朗西斯·杰弗里¹对它的憎恶不相上下，不过这两个声名显赫的家伙都强烈地喜爱宠物。杰弗里尤其欢喜一只上了年纪、喋喋不休的老鹦鹉和一匹同样声名狼藉的小狗。司各特是狗们的一个如此忠诚的朋友，以至于无论他到哪儿，都会带上一两只（有时候是一整窝）这些忠实的牲畜给自己做伴。

在戈登夫人著名的《回忆录》中，我们能看到关于威尔逊教授的书房的生动描绘。完全是一片狼藉：“他的书房很是古怪，或许可以称之为井然有序和杂乱无章的混合，随便哪一片纸或者哪一本书，眨眼之间他都能准确找到，然而对漫不经心的眼睛来说，要特意去找某个东西，它又似乎是混乱一片。”威尔逊对精美的家具没什么爱好，他似乎喜欢把书乱堆一气，毫不遵守任何分类的方法。他有个习性，就是把书和钓具混放在一起。他那位娇媚迷人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发现《国富论》《拳击逸闻》《仙后》、杰里米·泰勒和本·琼森跟钓竿、拳击手套和麦唐锡罐紧挨在一块儿，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查尔斯·兰姆²最喜欢的书房在一间阁楼上。这间屋子的墙上，他和姐姐贴上了一些老版画和令人愉快的图片，结果使得这个地方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兰姆喜欢旧书、旧友和旧时光。“他逃避现在，致力未来，而他的情感却流连于过去。”——哈兹利特是这样说的。他特别喜欢的书好像是班扬的《圣战》、布朗的《坛葬》、伯顿的《忧郁的剖析》、富勒的《贤达之十》以及泰勒的《圣洁的生与死》。托马斯·威斯特伍德告诉我们，在兰姆的藏书里，现代作品难

1. 弗朗西斯·杰弗里 (Francis Jeffrey, 1773—1850)，苏格兰文学评论家和法官。

2. 查尔斯·兰姆 (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国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

得一见。把人家赠送的同时代人所写的书送人或扔掉，这是他的惯例（这也是哈兹利特说的）。巴里·康沃尔说：“兰姆的快乐在于阅读老一辈英国作家写的书。”兰姆自己也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无法坐下来思考——书替我思考了。”

另外，华兹华斯对书也不是很上心，他的藏书室很小，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五百册。他的灵感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大自然。就所有我听到过的关于他的情况而言，我断定他是个非常无趣的家伙。根据阿利本对他的描述，他曾经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风趣的诗人。“的确，在我这一生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曾经多么风趣，只有一次算是个例外。”

朋友们就怂恿他们讲讲这次例外，略费踌躇之后，他说：“得了，我就说了吧。前些日子，我正站在莱德山的入口处。有个男人过来搭话：‘先生，请问您有没有看见我妻子从这里经过？’于是我回道：‘啥，我的老兄，在这会儿之前我还不知道你有个老婆呐。’”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华兹华斯的虚荣：据说，当他得到报告，说韦弗利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是《罗布·罗伊》时，这位诗人便记录到了自己的《抒情歌谣》里，向他的同伙朗读《罗布·罗伊的坟墓》。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关于这个题目，我不认为司各特先生还能说得更好。”

华兹华斯和狄更斯彼此打心里厌恶对方。有人曾问华兹华斯对那个年轻小说家的看法，华兹华斯答道：“噢，我这人不太习惯对自己认识的人说三道四。不过，既然你问起，我只得老实承认，我认为他是个唠里唠叨的小伙子——不过我敢说 he 或许还很聪明。请注意，我并不想对他妄置一词，因为他写的东西我一行也没

读过。”

后来，同一个提问者询问狄更斯是否喜欢华兹华斯。

“喜欢他？”狄更斯叫了起来，“鬼才喜欢他。他是一头可恶的老蠢驴！”

我的藏书

文/吉辛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 英国19世纪小说家。其小说以描写下层社会生活和文坛人物著称, 如《黎明的工人》《德谟斯》; 另著散文, 如《四季随笔》《蒙田随笔》等。

每当我检视自己的书架时, 便记起兰姆的《褴褛的老兵》, 这并非由于我所有的书都是从旧书摊中购来的。很多书都很整洁, 书皮崭新; 有些书, 装订精美, 发出芳香。但由于我经常搬迁, 我的小小图书馆每次变换地方时, 都受到了粗鲁的待遇。说实话, 在平常的时间, 我很不注意它们的安全, (因为在处理实际事务时, 我这个人总是疏懒与不称职), 甚至我最精致的书本, 也由于不爱惜, 而留下了破损的痕迹, 不只一本书, 在装箱时被大钉子划破而受到严重损伤。现在由于我有闲暇的时间与平静的心境, 我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细致了——这说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境遇好就易于养成美德。不过我得承认, 一本书只要没有松散, 对于它的外形, 我是不大在乎的。

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对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与阅读从自己书架上取来的书, 都同样地感兴趣。对我来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 我熟悉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 只要把我的鼻尖放在书页之间, 我便会记忆起各种往事。例如, 我的吉本装潢很精美的八卷米尔曼版本。这部书我曾一再阅读了三十多年。我每次打开书本, 都会闻

到书页的香味，每次都会使我忆起当我把它作为奖品接受时的那个欢欣鼓舞的时刻。还有我的莎士比亚，伟大的剑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它的气味把我带到更为遥远的往年。因为这些书属于我的父亲，在我还未长大到能读懂此书之前，父亲经常作为对我的一种爱抚，准许我从书架上把它取下，让我恭恭敬敬地翻弄书页。该书现在闻起来与往时的气味完全一样。当我手握一卷时，心中便产生一种奇异的亲切感。正因如此，我不经常翻莎士比亚的这个版本。我的眼力像以往一样好，我总是读环球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此书是在把购买此种书看做过分奢华的日子里买来的，由于我牺牲了别的享受而购买此书，因此，我对这部书具有特殊感。

“牺牲”——我用此词并非按照一般交际用语的含义，我购来的数十部书，所用的钱原本应用于购买我们称之为生活必需品之类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次，我伫立于书摊前，或书铺窗前，究竟是满足智力上需求还是满足身体上的需要，内心犯难不止。有时在饥肠辘辘，就要吃饭的时刻，我看到一部渴求已久的书而停步伫立，价格很便宜，我爱不释手，然而买了它，就意味着要饿肚皮。海因的《蒂布拉斯¹传》便是在这样的时刻被我买到的，该书摆在古德乔街旧书摊上——从这个书摊的一大堆废旧物中，时常可以找到极其宝贵的珍品。该书的价格是六便士——只有六个便士！那个时候，我习惯在牛津路一间咖啡馆用午餐（当然这是我的正餐）。这间咖啡馆是一间道地的老咖啡馆。我想，像这样的咖啡馆现在可找不到了。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六个便士——是啊，这是我在世界上的

1. 蒂布拉斯（Tibullus，公元前50—公元前19），罗马抒情诗人，写过有关爱情与自然的挽歌。